

你说诗文是一种方式，承认是共同的许诺。从此，你把手伸给我再也没有收回，
梦境是真实的，一直延伸着火热的爱和没完没了的思念……

痴男怨女

的 风流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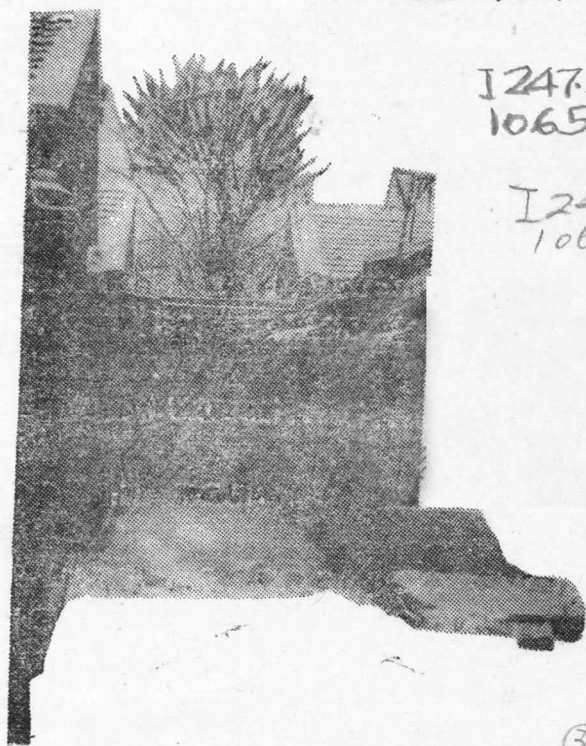
王忠范
李亚轩



风流镇

——的痴男怨女

王忠范 李亚轩

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8号

风流镇的痴男怨女

王忠范 李亚轩 著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出版

哈尔滨市道外区公浴街8号 邮编150020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宾县华兴书刊印刷厂制版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字数300千字

印张 12.5 插图4幅

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5318-0278-3/J·279 定价:12.00元

1 两山夹峙处高悬着一轮浑圆的夕阳，光辉弥漫了西边的天空。青山县的县城青山镇，沐浴在一片玫瑰色的晚霞之中。一阵风，刮来雅伦河均匀的波浪声；几只云雀，急匆匆地飞进矮山的密林，寻找梦境去了。

小镇中央大街上的人开始见少了，可各种各样的牌幌仍是红红火火。街道两旁婀娜多姿的杨柳，随着晚风婆娑摇动，像爱慕什么，又似忸忸怩怩，很寂寞，很轻松，仿佛进入了一种等待与祝福。

坐落在中央大街北侧的《青山报》的二层小楼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贴面的白瓷砖闪闪发光，一扇扇窗子几近透明，显得宁静而又高雅。

人们早都下班了，楼道里几乎一点声音没有。过一会儿，一双高跟鞋脆亮的声音，沿着楼梯一磴磴地升了上来，“咔嚓”一声打开暗锁，女单身宿舍的灯光亮了。住在这间单身宿舍里的姑娘叫赵瑞萍，是《青山报》的年轻编辑。她从县委食堂吃晚饭回来，进屋便习惯地到放在卷柜上的圆镜前照一照，双手捂捂脸蛋，拢拢头发，转身拉过一把椅子，用手指轻弹几下，尔后用一个大铁碗倒了一碗白开水，放在方方正正的小桌上。她双臂伸展一下，便坐了下来，把头埋在臂弯里，稍事休息一会儿。

赵瑞萍虽然身居大都市，但从来不去赶浪头，追时髦，穿着一身白底带蓝条的化纤连衣裙，脚蹬一双黑亮的高跟鞋，着实是一副涉世不深的学生打扮。然而，却给人一种本质的青春美和随意舒适的感觉。她家住在北江市，父母都从事教育工作，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家庭。赵瑞萍中专毕业以后，父母便通过老朋友、现任青山县县长梁光明分配到《青山报》工作，一是让孩子到基层锻炼锻炼，二是培养她写作的特长。赵瑞萍来到青山县两年多

时间了，虽然有县长的靠山，但她却不攀权贵，总是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地工作，扎扎实实、光明磊落地做人，有自己的人生思路、追求和希望。有一次，总编辑刘众想通过赵瑞萍跟梁县长做一次汇报，提出更新一部印刷机的打算，赵瑞萍当场就急了，说刘总编的思想方法有问题。这件事，使人们看到了赵瑞萍的人格。而赵瑞萍与编辑记者乃至印刷工人的往来，总是亲切热情，不庸不俗，所以大家都愿意接近她、关照她。尤其她脸上的那一朵神秘而自然的微笑，被人说成一片永远读不够的春色。

今天，赵瑞萍从市里探亲归来，确实有点疲乏了。她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揉揉眼睛，就拿起脸盆去盥洗间，刷了牙，洗了脸，又把暖壶水对到洗脸水里一些，洗了白白嫩嫩的双脚，顿觉清爽多了。回来站到镜子前面，看自己如瀑布的黑发，看自己似清泉的眼睛，看自己雪白的脖颈，看自己红润的脸庞，不禁扑哧一声笑了，笑得那样自豪、那样满足。随后一头倒到床上，顺手抓来张笑天的小说集《爱的孤岛》。这部书是她回家探亲之前，编辑部主任郝大海借给她的，可一回到家里，不是去给编辑部的同事上街买东西，就是同学聚会，忙得连一页也没翻。她心想，还是回来清静自在，好像时间多得很。她一翻书，里面掉出一张纸条：

想念你，盼早归。

大海

赵瑞萍的目光碰上这六个字，仿佛被烫了一样马上避开。她感到事情来得这样突然，内容这样的丰富与复杂，高耸的胸脯不禁颤动起来……

爱情往往产生于瞬息之间，不容思量和琢磨，有时是不可思议的。爱情，永远是一个谜吗？

她没办法去读小说，也没办法按捺住纷乱的思绪，眼前好似闪动着郝大海的身影、浮动着家里的一幕幕情景……

那是一个星期天，赵瑞萍乘一列快车回到北江市，一出站口，看看熟悉的火车站大钟，望望高高矗立的天隆大厦，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快慰。她大包小兜地带了不少的东西，只好打一辆出租车回家。坐到车上，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觉得有说不出的兴奋。随着滚滚向前的车轮，她透过窗子观望着一幅幅街景，嘴里不时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市府广场建起的街心花园，多漂亮哟！”

“这条街又拓宽了，真敞亮呀！”有时还用纤细的手指往外指着，询问司机：“这座大楼什么时候建的？是什么单位？”“西双版纳歌舞厅是云南人来经营的吗？”如此这般，觉得没多长时间，汽车就停在灵山小区的一座灰楼前，赵瑞萍付了款，从后厢里提出自己的东西，便兴冲冲地往家里走去。她气喘吁吁地登上三楼，敲响了302的房门，妈妈在里边问：“谁呀？”赵瑞萍撒娇般回答：“是我，您的女儿瑞萍！”房门开了，赵瑞萍一步跨进屋里。爸爸妈妈见独生女儿回来了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他们又是拿饮料，又是削苹果，让她解解渴，让她坐在沙发上歇一歇。赵瑞萍咕咕咚咚地喝了一罐健力宝，用手绢擦擦嘴角，就站起身来打开大包小兜，一边往外拿东西，一边说：“这是大兴安岭上的野木耳，可谓著名山产品，据说吃了它能刮掉肠胃上的杂质。”“这是长在柞树上的猴头，把它炖在鸡汤里，就是一股鸡肉味。这猴头才神呢，你在这棵树上发现一只，再到对面10米左右的树上去找，保准采到另一只。”“这是榛子，这是黄花菜，别瞧不起眼，远销东南亚呢！”最后，她拿出两瓶雅伦河牌白酒，捧到爸爸跟前：“爸，这是青山县的地产酒，全是用当地玉米酿制的，不掺一点假，您尝一尝，满有味！”爸爸接过两瓶酒，她又歪着头说：“爸，不能多喝，要少饮哟！”爸爸看她那俏皮的样子，笑得合不拢嘴唇：“我们的瑞萍长大了，知道疼爸爸啦！”妈妈站在一旁，又是笑，又是摇头，满脸都是一种宽慰、满足和对女儿深深的爱。

爸爸和妈妈一起下厨房，做了赵瑞萍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、鸡

蛋炒柿子、挂浆地瓜和清炖牛肉。赵瑞萍一边往桌上端菜，一边欢悦地说：“真香呀！”

妈妈给她拿了一个接碟，含笑瞄她一眼，嗔怪地说：“都是大姑娘了，稳当点，别咋咋唬唬的！”

赵瑞萍嘴里的牛肉还没咽下去，就唧唧嚷嚷地说：“这不是在家里、在您老人家面前嘛！”

一句话，说得全家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。

吃饭间，邻居家的梁炳年来了。梁炳年是梁光明县长的侄儿，是赵瑞萍的同学。妈妈赶紧搬来一把椅子，热情地拉梁炳年坐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正巧瑞萍回来了，快坐下一起吃饭吧！”

赵瑞萍伸出手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你好！”

梁炳年很不自然，憋了一歇儿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真不知道你回来了。”梁炳年看一眼赵瑞萍，挠挠后脑勺，轻声说：“我是来看叔和婶的。”

妈妈悄悄瞪一眼赵瑞萍，用筷子给梁炳年夹菜，似埋怨又无意地说：“瑞萍，给炳年夹菜呀！”转头又对梁炳年说：“你们一起从小长大，别拘束，别客气呀！”

梁炳年不好意思地点着头，啃吃一块骨头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哪个菜，爱吃啥就夹啥呗！”赵瑞萍这不冷不热的话，说得梁炳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。

饭后，妈妈让赵瑞萍陪梁炳年唠嗑，她和爸爸进了里间看电视。赵瑞萍问了一些同学的情况，又问梁炳年忙些什么。梁炳年告诉她，他已调到市出版社，负责抓第三产业，整天忙着做买卖。赵瑞萍好像有些吃惊：“下海，你行吗？”接着，给梁炳年端来一杯热茶，瞅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可别让水淹着呀！”这些不知道是关心还是讽刺的话，叫梁炳年实在是品不透。

两人不语，好一阵子的沉默，屋里挂钟的声音显得脆生响亮。

还是梁炳年说话了：“瑞萍，不早了，我该走了！”

赵瑞萍没挽留，就把梁炳年送到门口，说一声：“再见！”就把门咣的一声关上了。

赵瑞萍与梁炳年是多年的同学，两人上学放学经常一起走，不但有些感情，而且相互了解。赵瑞萍聪慧灵敏，活泼好动，敢于接触实际。梁炳年性格内向，表面上老实拘谨，很少说什么，可是爱动心眼，玩小聪明。他俩毕业后，双方父母都希望他们俩结合，虽然一直没公开过话，可两家越处越密切。只有赵瑞萍不理这个茬儿，弄得父母有些不好意思。

爸爸妈妈走出房间，坐在赵瑞萍对面的沙发上，妈妈问赵瑞萍：“你看炳年有进步吧！”

“进步个啥，一扁担抽不出个屁来，他要能做买卖，12亿人都能做买卖！”赵瑞萍头也没抬地抢白了妈妈一句，回头又说了一句：“不过，他的心眼可够用！”

爸爸给妈妈使了个眼神，摘下花镜说：“瑞萍是大姑娘了，懂事了，她的事我们不要管，我们尊重瑞萍的决定和选择。”他呷下一口水，又接着深沉地说：“不管是对人，还是对事，关键要经过自己认真地选择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都别说了。”妈妈有点不耐烦了，拍着赵瑞萍的肩膀说：“快去冲个澡，早点睡觉休息吧！”

临回青山县的前一天晚上，窗外一天繁星，满城灯光，屋里夜来香喷放出一缕缕的馨香。妈妈拉赵瑞萍坐到身边，试探着问：“瑞萍，你看炳年到底怎样？”

“他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和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憋屈沉闷，不得劲儿，不舒服，不好受！”赵瑞萍这一连串的“不”字，说得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妈妈拉过赵瑞萍的手放在自己的左手上，用右手轻轻地拍着赵瑞萍的手背：“瑞萍呀，你不算小了，二十好几啦，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。”她一边轻抚着赵瑞萍的手，一边接茬说：

“炳年是我们知根知底的孩子，他有知识，爱动脑筋，老实，办

事认真，长相也不错，还知道疼人。”

没等妈妈的话音落地，赵瑞萍就把手抽出来，急生生地说：“妈妈，你也该疼疼女儿的心！”

“人无完人，炳年也有缺点，不过你是可以改变他的……”妈妈还要往下说。

“不听！不听！我不听！”赵瑞萍用双手捂住耳朵，真有些急了。

母女俩的谈话，只好这样草草地中断了。

至于郝大海，给赵瑞萍的印象又深刻、又模糊，仿佛总也完整不起来。他身材高大，衣着得体，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热情与机敏，风流倜傥，特有派头。他工作总是很积极，尽管有时很难，谁不想干一番事业？干事业就会有难题，而当今迎难而上的人并不多。他很有业务能力，消息写得精练干净，虽是小豆腐块，却能抓住中心。他为人热忱，好像到哪儿都有朋友，到什么地方都有话说，交际确实广泛。他对自己，不管是工作，还是生活方面，都给予默默的关照，时而对视的眼神也真挚而神秘。这也许就是爱情，因为爱情的活动都是从秘密开始的。去年冬季的那天，大雪如一场白色的大火，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，看不见山了，街道也被掩埋了，到处是火辣辣的寒冷，到处是冰凉冰凉的银叶。赵瑞萍坐在单身宿舍的床上，脚下垫着热水袋，手里用一碗热水取暖，屋里充满了寒意和孤独。这时，郝大海裹着一身洁白的寒冷走进屋来，他给赵瑞萍买来一床电褥子，二话没说，又是接电源，又是铺放，尽管冻得发红的手指有点麻木，可是他毫不在意。赵瑞萍很是感动，急忙给他沏了一杯热茶，嘴里喃喃说道：“大冷的天，让你跑趟街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而郝大海学着西方人的样子，肩膀一耸，诡秘地说：“感情嘛”！他望望赵瑞萍，又说：“要想成功，不牺牲点什么是不成的。”

赵瑞萍找出钱，过来递给大海，大海趁势抓住她的手，悄声

说：“爱是一种奉献，而不是索取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心疼地说：“看你的手，怎么这样凉！”

感动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事情突如其来，使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赵瑞萍感动的心灵痉挛起来，脸上飞起一片片火红的云。她没有反对也没有惊叫，当然也不是顺心如意。顷刻，姑娘的一种本能，使她猛地抽出自己的手，惊慌地说：“别这样！别这样！”

“瑞萍，请原谅我的冲动，但希望你不要摆脱我的追求。”尽管郝大海感到不好意思，但他仍是穷追不舍。后来，赵瑞萍发现大海时常逢场作戏，说些没边没沿的话，一见着漂亮的女人眼神就发粘，甚至无所顾及；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好像都暗暗地隐藏着个目的。赵瑞萍由此想到：他的热情后面是虚伪吗？他的不拘小节后面是放荡吗？他的风度后面是不可告人的淫欲吗？他的关照后面是真正爱的追求吗？他不是我的偶像，他不是我非常崇拜的人，我能喜欢他吗？

而今，不该去探寻他的那层温情，也不该探寻他的外表，最重要的还是了解与分析他的灵魂。

然而，探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怎么就这样难呢？也许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赵瑞萍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必须深层次地去观察和了解，强迫自己的目光区别于任何一个女人。”

生活呵，给人带来的不总是平和安宁，更多的则是刺激、烦恼、无奈、彷徨……

赵瑞萍索性什么都不去想了，她扯起被子蒙到头上，可她是不可能进入梦境的。

一阵敲门声惊动了赵瑞萍，她漫不经心地打开了门，进来的是郝大海。

赵瑞萍是从思虑的废墟上站立起来，因为情感的疲惫，娴静的脸上平添了几分憔悴，这反倒使她显得更加端庄深沉、美丽动

人了。两只纤细、光滑、白晰的手，在灯光的映照下是那样地妩媚。

一直想念赵瑞萍的郝大海，痴情地望着瑞萍，情绪激动起来，浑身上下爆热了，一颗心激烈地撞击着胸口，他猛地扑过来，想去跟赵瑞萍来个热吻。赵瑞萍一闪身，用一双手挡住了他那厚厚的嘴唇。顿时，郝大海无地自容，脸上挂出一丝苦笑。

赵瑞萍和颜悦色，她伸出右手，深情地说：“半个多月不见，我们还是握握手吧！”

于是，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，握住了一切声音，握住了对视的目光。郝大海还是禁不住地伸出左手，去捏动赵瑞萍丰满的腰肢。赵瑞萍没有怒目而视，也没有躲避，她用洁白如玉的牙齿咬住振起的嘴角。

应该说，赵瑞萍跟郝大海是有几丝情份的。郝大海虽然放荡无度，有时显得轻飘，但他的风度、他的头脑、他的敏锐、他的文笔，还是令赵瑞萍赞佩的。这种又矛盾、又复杂的心理，使赵瑞萍想到：但愿我对大海的那些猜想都是假的。进而她又想到，中国过去太封闭，如今不管哪方面的开放，我们似乎都有些看不惯。

赵瑞萍松开了手，认真而严肃地说：“大海，男女之间的来往，并不一定是爱情，也许是人性，尽管有时不合理，但我们要珍惜。”

郝大海点头说：“我懂。”郝大海心想，当年韩信还钻人裤裆呢，我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低三下四点也没关系。

赵瑞萍把从家里带来的奶糖抓了一把，放到郝大海的面前，一边让他吃，一边接着说：“我从来不考虑什么世俗的舆论，我只讲感情和道德，并且永远为感情和道德负责任。”这些话，既表明了赵瑞萍的态度，也是为郝大海敲警钟。说着，赵瑞萍笑了，她问郝大海：“这糖甜吗？”

“好甜好甜的！”郝大海的脸也红了。他像忽然想起什么事

似的：“对了，瑞萍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咱报社又调来一个人。我今晚来，看看你，顺便收拾一下房间。”

赵瑞萍勾起食指，弹着桌面说：“好啊，省得人手不够，早该调人了。”她又瞪大眼睛问大海：“男的女的？”

“男的。”

“从哪调来的？”

“听刘总编说是从乡村中学调来的。”

赵瑞萍皱了一下眉头：“不是什么关系吧？”

“可能不是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徐正刚”。

正说着，编辑章松也来。他们打开走廊的灯，一起向二楼最东头的房间走去。这间房一直没用过，里面尽放些笤帚、拖布、破纸壳箱、旧报纸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雪白的墙壁上挂了几张灰网，水泥地面上有些尘土。赵瑞萍回去拿条毛巾，往头上一扎，站到凳子上往下扫灰。郝大海和章松往外搬杂物，不一会就清理出个眉目了。最后，赵瑞萍往地上浇了点水，狠狠地扫了一遍，又用拖布反复去擦，直到见了亮光，才让把床抬进来。赵瑞萍四下扫了一眼，仿佛有点什么缺欠，便跑回自己的宿舍，捧来一盆红红火火的柳兰花。通体云霞之色的柳兰，放在镶着白瓷砖的窗台上，在温和的灯光辉映下，显得更加丰腴润泽，洁净如洗，雅秀高洁。赵瑞萍瞅瞅郝大海和章松，颇有几分得意地说：

“怎么样，这盆柳兰给这房间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吧！”

章松竖起大拇指说：“美观大方，别具一格！”

郝大海也补充道：“别具匠心，真是锦上添花呀！”

同行的几句夸奖，倒使口齿伶俐的赵瑞萍兴奋起来，她一屁股坐到床上，把脸一扬：“大海、章松，你们爱听故事不？”

“当然爱听了！”两人异口同声。

“那好，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柳兰花的传说。听了这个传说，

你们也许就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柳兰了。”赵瑞萍清清嗓子，便有声有色地讲起来——

很早以前，大兴安岭上草多林密，古朴富饶，人们安居乐业，过着平平安安的生活。后来，一连三年大旱，山上的树枯死了，山下的地晒裂了，人们简直无法生存。一位老大娘为自己和乡亲们担忧，天天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坐在山下痛哭流泪。她整整哭了六六三十六天，眼泪硬是在地面上冲出了一条河。有了清凉凉的河水，人们的生活又出现了希望。然而，当老大娘眼泪流尽的时候，却昏死在苍松之下。老大娘的女儿柳兰分外想念妈妈，天天都到河边来，出神地望着河水，仿佛坐在妈妈身边，忠心耿耿地孝敬着妈妈。一天，狼洞沟里的强盗下山来抢夺牛马，刚一过河，就被柳兰发现了。她奋不顾身，与强盗们展开了生死搏斗。她的箭虽然射死了强盗头子，打跑了强盗，但她身中九刀十八箭，满身伤口，遍地都是她燃烧的血浆。后来，在柳兰姑娘流血的河畔，长出一片片红色的花朵来。这种花倔强高雅，涌绿喷红，总是闪耀夺目的光彩。乡亲们为了纪念柳兰姑娘，便给这红花起名叫柳兰。

郝大海和章松听得津津有味，拍着手连声说：“好！”

章松站起身，习惯地拍拍上衣的前襟：“大海，咱们该走了！”

郝大海答应道：“咱们一起走。”

章松走在前面，郝大海跟在后面，他猛地一回头，用手指刮了一下嘴唇，给赵瑞萍使个眼神。赵瑞萍根本就没做出什么反应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宿舍。

一阵繁忙，几声说笑，赵瑞萍的睡意全然没有了。她坐在小桌前，顺手翻开那一沓子报纸。赵瑞萍喜欢小说与诗，所以，每一个文学副刊她都不会放过的。忽然，“徐正刚”三个字跃入眼帘，她感到陌生，因为从来没见过面，她感到亲切，因为明天他们就成为办公室里的同事了，她感到振奋，因为新来的同行

一定是个高手。于是乎，她一日气读了题为《团徽，仍在闪光》的短篇小说。

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情节：东明镇中心校的教师晓光，热爱教育，积极工作，因此几次误了与女朋友的约会，令女朋友非常不满意。他为了让几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，把自己的工资全拿出来了，惹得女朋友翻了脸。后来，他尽量关照女朋友，尽量满足女朋友的要求，一心朴实地爱着女朋友。但是，好穿爱打扮的女朋友，一边跟他热恋，一边却与一个城里的人鬼混上了，最终女朋友抛弃了他。他并没有萎靡不振，而是把结局当作一种新的开始，更加勤勤恳恳地工作，更加扎扎实实地做人，终于得到一位同行的爱。他们心心相印，爱得真实，爱得热烈，很快就在学校的会议室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不幸的是，婚后不久的一个大雨天，他送学生回家，被河里无情的浊浪吞没了。第二天，当人们打捞上他的尸体时，他胸前别着的团徽仍在闪烁着光芒。

这篇小说真实、自然，非常感人。小说中晓光的人格魅力，使赵瑞萍折服，她几次流下了热泪。小说的结构、谋篇布局井然有序，人物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，情与景的描述引人入胜。这一切，充分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文学功底。赵瑞萍把头搭在椅子上，心里又一阵火热。她默默地说，好一个徐正刚！赵瑞萍睡下了，她找找光亮如丝的头发，抚摸着丰满的胸脯和细长的小腿，希望自己做个好梦。

2 早晨，太阳用明亮的光辉编织出灿烂多彩的景致。风、花和云彩都很温馨、自由，一切意味深长，一切充满希望。新一天的到来，该是一个起点，该是一种开始吧。那挂在天宇上的朝霞，正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前景。

迎着太阳，走出青山宾馆大门的正是徐正刚。昨天，乘公共汽车到县城青山镇已经日落西山，他只好在宾馆住一夜，今天一大早就来报社报到。

徐正刚，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短袖衫，下身穿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褲，他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总是那么集中精力，那么投入，好似前面有个目标。

他，是个在长山乡农村长大的孩子。他跟随父亲来到青山县以后，念了初中念高中，考大学时落了榜，便回家务农。春天播种，穿着棉胶鞋踩格子，脸上嘴上都是泥土；夏天铲地，晒得满头是汗，二里半的垧头子一天要铲两根，晚上回家几乎要扯着猫尾巴上床；秋天割庄稼，满手都是血泡，腰酸腿疼，有时身体像散了架子。就是这样的艰苦劳累，他也没有忘记读书与写作，几乎天天都是后半夜睡觉，尽管稿件有的被退回来，有的干脆石沉大海，但他从不悲观，从不灰心。在他的概念里，就是再痛苦、再沉重、再艰难，也还是要再坚持。有勇气长期坚持下去，才有希望，才能成功。意志和歌唱，成为他生命的翅膀了。他写新闻，写通讯，写身边的人和事，渐渐地摸出了门道，稿件也一篇篇地走上了报端，走进了广播。乡中学招聘语文教员时，他一考便中。登上讲台，他感到庄重与神圣，总是认真地教好每一节课。当然，时间好像多了，他把自己经历的或者观察到的生活，写成一篇篇小说一首首诗歌，散发在各地报刊上。一首《雅伦河抒怀》的短诗，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，他开心、他激动，信念和意志也就更加坚定了。至此，他自然是小有名气了。他想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，也想找寻丢失的姐姐。县报社刘众总编辑物色记者时，首先想到了他。那次，刘总编来长山乡下乡时，顺便找徐正刚谈了一次，他受宠若惊，只是说：“当记者是我最美好的愿望，写作将是我一生的事业。”他想，人的一生如同漫长的等待，等待便是无休止的跋涉，跋涉中有很多的偶然性和机遇，关键自己去把握、去摆布、去驾驭。今天，马上就要走进自己向

往的高雅的新闻单位，必然是信心满怀，但也有几分怯意。

徐正刚望着一幢幢高耸的大楼，辨认着机关单位；他瞅着脚下的水泥路面，想到了农村的羊肠小道。自豪、激动与兴奋的情绪，不时化作脸上人们不易发现的一丝笑容。

迎面走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姑娘，很像家乡的女孩子玲玲姑娘，徐正刚心里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。玲玲姑娘聪明、质朴、干练、果敢，自己没考上大学，她没有嫌弃，她一直在帮助着自己，她总是关照着自己的家庭，她好像在默默地追求着自己。他有时想跟她见面，有时又有意地躲避着她，他把她当成了小妹妹，因为她不是自己最希望的意中人。徐正刚冷丁地控制住自己，心想，马上就要到新单位，哪有时间胡思乱想呢？

徐正刚来到《青山报》社的前面，站住稳定一下情绪，便走进楼厅，把头伸到收发室的窗口间，恭恭敬敬地问：“大爷，我想找刘总编！”

老收发员的眼神搭在花镜框的上面，上下打量一番徐正刚，尔后说：“你就是新调来的小徐吧！”

徐正刚很有礼貌地点点头。老收发员笑着走出收发室，指着楼梯说：“刘总编就在二楼西头第一个屋，上去吧！”

刘众总编辑见徐正刚来了，热情地伸出手来，连声说：“欢迎！欢迎呵！”

刘总编瘦高的个头，下巴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一身中山装板板正正，显示出他的善良、刚毅、机敏。头发间抽出的几根银丝，则表现出他的沉稳、老练、成熟。他的打扮、他的面容，让人值得信任和信赖。

徐正刚虔诚而尊重地说：“我见的世面少，又年轻，希望总编多多地帮助和指导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刘众满脸微笑，一副领导和长者的姿态，他走到徐正刚的身边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到编辑部去，大家都在等待你的到来呢！”

刘众领着徐正刚走进编辑部，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这就是新调来的徐正刚同志！”话音刚落，郝大海便上前与徐正刚握手，并带头鼓掌，表示欢迎。

徐正刚抬起双眼，看一看自己一直向往的编辑部。这是两间屋子，里面摆放着八张办公桌，都是两张桌子对在一起，多少显得有些拥挤。两个窗台上摆着四盆花，正面墙上是个评报栏，里面的墙角处，堆着一沓沓报纸和各种杂志，旁边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破信封与一捆捆用过的稿件。电话放在门边的一张四方桌上，桌上还有暖壶。每一张办公桌上似乎都是满满的，什么报纸、稿件、信封、笔筒、红蓝黑墨水、订书机、胶水，还有各自的水杯、烟灰缸等等。每个人的脚下，都有字纸篓和痰盂。整个编辑部显得杂乱，不过还有一个整体感。

刘总编走了，郝大海带着徐正刚到各张桌前，一一握手，一一介绍，只是郝大海的对桌空着没人。徐正刚总是一句话：“新来乍到，希望关照。”

最后，郝大海把徐正刚领到赵瑞萍的对桌前，指着桌面说。

“这是你的办公桌。”

徐正刚满意地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这时，整个编辑部静了下来，大家都在埋头工作，有的忙着编稿，有的翻看报纸，有的在给作者写信。由于生疏的紧张，徐正刚的鼻尖上沁出了几滴汗珠，他掏出手绢轻轻地擦拭一下，坐到椅子上，仰头靠在椅背上，想稍事静一静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起火柴，点燃了一支烟，香香地吸了一口。无意之中，他看了一眼对桌的女编辑，心灵竟然颤抖起来，他好似从来没见过这样漂亮的姑娘。她有一副稚嫩的面孔，一双大眼睛清澈透明，微笑中红润的两腮有两个浅浅的酒坑。露在半截袖外面的皮肤，柔滑光洁。正在写字的手修长、丰润、白晰，而黑黑的头发如瀑布倾泻在脑后。不管哪个部位，都是那样和谐美丽，给人一种鲜活、生动和惬意之感。

“！快来呀！”